



◎ 傳統曲藝 ◎

小借年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包括四篇优秀傳統曲艺作品,都是生动、有趣的家庭故事。作品从不同角度,歌頌了賢慧、聰明的小姑、嫂嫂和未婚妻;諷刺了攪家不和、好吃懶做的惡婆婆、坏小姑和欺压乡邻的惡霸。

这些作品,可供曲艺人演唱,也可当唱本閱讀。

小 借 年
☆

辽宁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阳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陽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陽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16印張·32,000字·印数:1—20,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T10090·360 定价(5)0.11元

PDG

目 录

小借年·····	徐大玉述 (1)
小姑賢·····	(8)
小姑不賢·····	王福义述 (14)
王定保借当·····	王福义述 (19)

蘇子知
知子知
知子知

說城西來道城西，
城西有個李官集，
李官集有一個李老員外，
他跟王云友莫逆。
李員外有個閨女叫愛姐，
王員外有個兒子叫漢奚。
教學的先生作了媒証，
李王兩家成了親戚。
自從那王公子訂了李愛姐，
遭不幸一場火把家業燒個淨淨
的。

老員外疼財送了命，
奔下太太和公子。
娘兒兩個沒處住，
搬到祠堂家廟里。
老太太五十三歲學着紡綫
王漢奚大街要着吃。
王漢奚大街去要飯，
老太太家廟里泪悲啼。
老太太說：“今天臘月二十九，
小進一天就過初一。
南鄰家蒸來北鄰家裝，
東鄰西舍包餃子。

有錢的就把年來過，
撇下了我們娘倆沒吃的。”
盼一聲我的兒回來吧，
快着來到我的家廟里。
老太太一哭一個肝腸斷，
大街上來了少爺王漢奚。
進門來一旁里放下打狗的棒，
一旁里放下破籃子。
來在太太的跟前施一禮，
養兒的老娘你听知：
“莫非說老娘你腹內飢餓，
為兒的要了來給我的娘吃。”
老太太掉下傷心的泪，
叫了聲：“冤家苦命的，
今天臘月二十九，
小進一天就過初一。
南鄰家蒸來北鄰家裝，
東鄰西舍包餃子。
有錢的就把年來過，
撇下咱娘倆還沒吃的。”
少爺拍手說：“無妨碍，
咱窮咱有一個富親戚。
咱家窮來丈人家富，

我上那里借粮食。”

老太太摆手说：“不中用，你们两口没成亲使不的。”

少爷说：“母亲你不用管，孩儿到那里自有主意。”

少爷伸手摸了一个破口袋，出了家庙一直奔正西。

一里二里咱不表，

三里四里咱不提。

有心说上个路途段，赶多咱才能说到借粮食。

明公心急我的嘴快，

前边来到李官集。

少爷刚刚庄头进，

看见二大舅子贴对子，

有心上前把粮借，

身上没有囤囤的衣。

躲起来吧躲起来吧，

躲到东边小庙里。

单等着日落西山天色晚，

我再进去借粮食。

日落西山天色晚，

小庙里出来公子王汉奚。

王少爷迈步来的好快，

来在岳父的大门首里。

迈步就把大门进，

越二门来到当院里。

王少爷来到天井当院，

上房里一家人把年辞。

岳父岳母上首里坐，

陪坐的本是我的两个大舅子。

刘氏嫂子把孩子看，

在那边坐着蟠头的大闺女，

不用人说我，

是没过门的我那个妻。

有心上前把粮借，

看了看身上没有囤囤的衣。

躲起来吧躲起来吧，

躲到东边磨道里。

单等着一家人吹灯睡了觉，

偷他一些好东西。

常言说是亲不为盗，

岳父拿住我没意思。

若是二大舅子抓住我，

无非说我个没出息。

磨道里记住王公子，

上房再说这个刘氏，

刘氏这里开言叫，

叫一声：“小的姑姑我的妹子，

今天喝的是辞年的酒，

为什么守着个酒杯懒得吃。

他姑不吃酒嫂子我知道，

听着嫂子我提给你：

昨天刘二姐给你做伴，

今天她回家过年去。

小他姑啊你害怕，

嫂子我給你做伴去。”

爰姐說：“心里沒病不怕鬼，
自己个的屋子怕啥的。”

“只要他姑不害怕，
嫂子端灯我去送你。”

刘氏端灯头里走，
后跟着爰姐大閨女。
簡断截說来的好快，
不多时来到西綉房里。

这刘氏桌上放下灯一盞，
个人屋里睡觉去。

刘氏来到天井院，
看一看有一盆脏水沒有潑哩。

(白)那位說：放着書你不唱，你又
白話这盆脏水干什么？众位，这
盆脏水是編書院里編上的，我
也不能叫它去了，惹禍都在这
盆脏水上呢。刘氏来到天井当
院，閃开秋波一看，这是洗衣服
一盆脏水，還沒把它倒了去。
老人家的言語过年別留脏水，
留下脏水犯放虫伤，不免我把
它倒了去吧。

(唱)这刘氏弯腰端起一盆水，
晃里晃嚙了不的。
我有心把水潑在天井院，
赶明天拜年准得湿。
我有心将水潑到后院去，

身单力小沒力气。

罢罢罢来有有有，
把水潑到俺的磨道里。

这刘氏端着脏水来的好快，
不多时来到敞棚里，
又听见唵啦一声响，
潑了少爷一身湿。

刘氏潑水佯徜去，
个人屋里睡觉去。

一家人吹灯都睡了觉，
磨道里出来少爷倒运的。
吓的他两条腿好象来拌蒜，
冻的他两只脚好象插稀泥。

蹺腿蹺脚来的好快，
不多时来到当院里。
一家人熄灯睡了觉，
是怎么西綉房灯沒熄？
我上跟前看一看，
看看屋里做啥哩？

王公子蹺腿蹺脚来的好快，
不多时来到窗下哩。

吐沫潤开窗樞紙，
木匠吊綫看仔細。

照着里边仔細看，
炕沿上坐着个蟠头的大閨女。
只見她黑黑的青絲两髻髻，
紅头繩子纏的燕尾，
上穿石榴大紅袄，

狗牙繖子就大襟齊。
下穿中衣鸚哥綠，
往下看看不着金蓮在哪里。
不用人說明白了，
就知道了是沒過門的我哪個妻。
我在外邊听听信，
听听屋里說啥哩。
她要說俺王門好，
我就進去借糧食。
若是說俺王門差，
賭氣回到俺的家廂里。
記住王少爺來听信，
再說愛姐大閨女。
李愛姐炕沿上掉下泪，
哭一聲：“太太和公子，
今天臘月二十九，
小進一天就過初一，
家家戶戶都把年過，
撇下了母子兩個沒吃的。
開言不把別人罵，
罵了聲公子你個傻東西，
你家沒有俺家借，
借它個十趟八趟不嫌絮。
二老爹娘好說話，
劉氏嫂子賢慧的。”
愛姐屋里講說一遍，
窗櫺下倒叫少爺喜在心里。
王少爺聞听心欢喜，

我的嫂子還是個賢慧的。
進去吧來進去吧，
再要是不進去等到几時。
王少爺走上前推開了門兩扇，
迈步來到里間里。
來到炕前停足站，
炕沿上怕壞了愛姐大閨女。
愛姐張嘴剛要喊，
看了看是沒過門的窮女婿。
愛姐一見害了臊，
歪了歪脖頸把指甲剔，
常言說閨女大了臉皮厚，
臊不吞的叫公子：
“不在你家把年過，
半夜里跑來做啥哩？”
公子說：“來這不為別的事，
我到这里來借糧。”
愛姐說：“借糧就該白天借。”
公子說：“我身上沒穿團圓的衣。”
李愛姐閃開秋波看，
上下打量王公子，
只見他頭戴一頂破帽碴，
上身穿著個破褂子，
燈籠褲子不遮體，
下穿打板的鞋兩只。
愛姐說：“穿著一個褂子你不冷？”
公子說：“冷不冷的能咋的。”
姑娘說：“咋不咋的就是冷，

我爹給我一个皮袄是压脚的。
穿上吧来穿上吧，
穿在身上你暖絮絮。”
李爱姐拿起大皮袄，
递給了少爷王汉奚。
王少爷接过大皮袄，
穿在身上暖絮絮。
公子說：“要吃还是家常飯，
要穿还是粗布衣。
有疼有热生身的母，
恩恩爱爱結发妻。”
姑娘說：“你把口袋給了我，
你妻我給你偷东西。”
她把大袄脫下去，
紅綢子小袄短打着(讀之音)。
款动金蓮来的好快，
不多时来到厨房里，
爱姐爭开布袋口，
一样一样往里拾：
舀上米来又舀上面，
饅头拾上六十一，
又放上二斤半的一捆粉，
装上两只大肥鷄，
这些东西还不算，
装上八吊老康熙。
她把口袋拾了个滿，
背不动放在地上拖拉着。
拉着口袋来的好快，

不多时来到綉房屋里。
爱姐递过去大口袋，
递給少爷王汉奚。
王少爷背起口袋剛要走，
爱姐上前拉住了衣，
叫了声：“公子慢着走，
有桩大事沒問你，
我問公子餓不餓？”
公子說：“我餓不餓的能咋的。”
姑娘說：“自然是不咋的就是餓，
为妻我給你做飯去。”
这姑娘她把大袄脫了去，
紅綢子小袄短打的。
簡断截說来的快，
不多时来在厨房里。
大鍋刷了个明似鏡，
小鍋刷了个淨淨的。
大鍋之內燉上肉，
把籠屨压在鍋上哩。
又听着刀剝案板一齐响，
一眨眼做好了这一桌席。
做出来四个盘子两个碗，
起名儿就叫二五眼的席。
头一碗盛的肥羊肉，
第二碗盛的本是鯉魚，
窟窿眼睛的白蓮藕，
哆哆嗦嗦那是粉皮，
金針木耳黃花菜，

弓着腰的是虾米，
金漆托盘往里拾。
放上两个盘子两双筷，
放到托盘来端着，
端着托盘来的快，
不多时来到西绣房里。
绣房里没有八仙桌，
抽屜桌子摆上席。
烏木筷子拿在手，
开言有語叫：“公子，
要吃肥的開块肉，
要吃瘦的開块鷄，
窟窿眼睛的白蓮藕，
不嫌刺扎嘴你開块魚。
吃点吧来吃点吧，
到你家撈不着这些好东西。”
小两口子来吃酒，
刘氏起来过年哩。
刘氏来在天井院，
看一看西绣房里灯沒熄，
我上跟前看一看，
看看屋里做啥哩？
蹣腿躡脚来的快，
不多时来到窗櫺下哩。
吐沫潤开窗櫺紙，
木匠吊綫看仔細，
照着里边仔細看，
一男一女摆酒吃。

刘氏看罢心好恼，
罵声他姑死驢子。
都說他姑长的好，
是怎么今天晚間有了私。
刘氏張嘴剛要喊，
爱姐屋里把話提：
“往后你家沒有俺家借，
借它个十趟八趟不嫌絮。
二老爹娘好說話，
刘氏嫂子賢慧的。”
爱姐屋里說一遍，
窗外边喜坏了刘氏女，
我寻思来的哪一个，
原来是沒过門的姑爷到这里。
我往后边退上好几步，
我叫他們沒过門两口着着急。
刘氏有語开言叫，
叫一声：“小他姑我的妹子，
小他姑啊，起来吧！
你起来放馬子下扁食好过年哩。”
爱姐听着她嫂子喊，
嘆的一声把灯熄。
公子听着她的嫂子喊，
一头扎到那柜里。
爱姐說：“我覺着不太好，
嫂子你先去下餃子。”
刘氏說：“他姑不好我知道，
听着嫂子說給你。

莫非說他姑你多貪了酒？”

愛姐說：“我自己怎么把酒吃？”

劉氏說：“你自己吃酒不歡樂，該叫那沒過門的姑爺陪着你。”

愛姐忽听害了臊，

開言有語叫：“嫂子，

叫声嫂子回去吧，

这房里沒有別人只是我自己。”

这劉氏蹣腿躡脚往回走，

來到个人房屋里。

走上前打开描金柜，

拿出一些好东西。

靴子帽子拿在手，

还有袍子和罩子。

拿着这些东西来的快，

西綉房不远面前哩。

叫声：“妹妹開門吧，

嫂子我給你送东西。”

李愛姐開開門兩扇，

从外边進來了劉氏女。

愛姐說：“拿着这些东西哪里去？”

劉氏說：“找个人穿上合适不合适？”

愛姐說：“綉房里就是你和我，

莫非說你戴帽子我穿衣。”

劉氏說：“咱們俩穿戴上不好看，

我找找沒過門的姑爺在哪里？

愛姐忽听害了臊，

開言有語叫：“嫂子，

叫声嫂子回去吧，

綉房里沒有別人就是我自己。”

劉氏摆手說：“我不信，

我得上屋瞧瞧去。”

这劉氏款動金蓮往里走，

不多时來在里間里。

指着柜里摸了一把：

“小他姑，宣古隆的是个啥东西？”

公子一見藏不住，

他起來臊不離的作了一個揖。

問了声：“嫂子您可好？

二老爹娘可壯实？”

劉氏答应：“好好好，

多蒙那早來的姑爺你挂著。

問一問，訪一訪，

大年初一好日子，

妹夫快把衣裳換，

您俩今天就拜天地。”

夫妻二人天地拜，

回身又謝好嫂子。

象这样賢慧嫂子有多少，

留下了美名把書題。

（徐大玉述）

小 姑 賢

出城十里王家洼，
有位員外王成发。
自幼娶妻刁氏女，
外人送号母夜叉。
三天不和就吵鬧，
騎着屋脊冒邻家。
生下一男一个女，
儿名登云女素花。
素花年长十六岁，
王登云打过新春才十八。
登云南学把書攻，
姑娘閨中刺綉花。
不幸老員外去世早，
把他孤寡娘儿撇下。
登云娶妻刘氏女，
乳名月娥女嬌娃。
刘氏过門多賢淑，
与她婆婆不投緣法。
今日打來明日罵，
不使口咬便是錐扎。
登云南学把書念，
刘氏侍奉婆母媽。
这天清晨梳洗毕，
上房來見老人家。

未曾开口先陪笑，
尊声“婆母听根芽，
今早要做什么飯？
吩咐为儿去做它。”
老太太聞听就来气，
扭眉瞪目咬鋼牙：
“每天做飯每天問，
无是生非來嘔媽。
有的是粗粮和細米，
爱做什么做什么！”
佳人說：“奴給母亲做水飯。”
婆婆說：“水不澄干我不吃它。”
佳人說：“奴給母亲做干飯。”
婆婆說：“硬拉拉的不吃它。”
佳人說：“儿媳去烙餅。”
婆婆說：“烙餅嫌干巴。”
佳人說：“我去擀面。”
婆婆說：“粘糊糊的沾娘牙。”
佳人說：“儿媳去做燙面餃。”
婆婆說：“庄戶人家不可常用
它。”
佳人說：“这不用來那不用，
母亲到底吃什么？
常言說巧妇难做无米飯，

巧媳妇难扎无样的花。”

婆婆說：“再不說你賤人手头拙，

你說老娘难打发：

給我添上半鍋水，

切上六个老窩瓜，

燉上三斤綠豆粉，

捧上两捧豆腐渣，

切上六棵大白菜，

剝上六斤干蔥花，

青豆角子葫蘆条子鍋里燉，

花椒胡椒辣椒放上它几小把，

鍋前头与我烙燒餅，

鍋后头与我拉疙瘩，

鍋左边与我煮干飯，

鍋右边与我把粥餛，

一鍋里与我做个七、八十来样，

做熟了老娘貪愛什么吃什么。”

佳人聞听面堆笑，

連尊：“婆母我的媽，

一样两样我会做，

一鍋里七、八十来样子不会做它。”

佳人說个不会做，

倒把老娘活气煞。

恶狠狠地就是一个大嘴巴，

罵声：“賤人敢磨牙！”

說着恼来道作怒，

一条大棍手中拿，

一棍下去一块紫，

两棍打个大疙瘩，

棍子打的不解恨，

踩住青絲摁地下，

手里搗来嘴里咬，

剪子穿来錐子扎。

打得佳人痛难忍，

跪在地下哀告媽。

且不言婆婆正把佳人打，

再表那登云下学回了家。

迈步就把上房进，

看見老娘怒气不压。

刘氏賢妻垂眼泪，

老母炕上咬着牙。

走上前来开口問，

打躬施礼尊声：“媽，

为何面上带不悅？

看此光景气难压。

莫非是东邻西舍得罪你？

对門左右惹了媽？

哪管他們对不对，

为儿賠情讓过他；

若是妹妹得罪你，

寬恕她是女孩家；

莫不是孩儿有些得罪你，

为儿下学才回家……”

登云一言还未了，

他母回言把話发：

“豈不知东邻西舍誰敢惹我，
我儿才回焉能惹媽，
若說你妹妹惹了我，
她本是知三从、曉四德、能描龙、
能刺凤、大門不出、二門不立、
溫柔典雅女嬌娃。
你要問哪个惹了我，
那不是你的老婆我的小媽！
終日里吩咐活計她不做，敦葫蘆
揸馬勺、乒儿乒儿打物件，
不是頂嘴就是咬牙。
老娘与她分爭理，
放潑打滾把人吓煞。
自从賤人把門过，
她的命中犯紅煞。
未过門先就妨死你的父，
瞎子說：先妨你来后妨媽，还妨你
的妹妹小素花。
过了門妨的草鷄下白蛋，
妨的那狸猫偏把耗子拿，
妨的那黑白狗儿汪汪咬，
妨的綿羊叫咩嗎，
妨的牛犢滿院跑，
妨的肥猪圈里爬，
妨的鴨子扁扁嘴，
鵝的头上妨个大疙瘩，
妨的小驢常打滾，
妨的騾馬把車拉，

妨的那过堂屋里不长草，
鍋台上妨的不結老窩瓜。
依我說把这賤人休回去，
娘給你好好說个女嬌娃。
站在人前都夸好，
找遍天下无俩仨。
你要是不把賤人休回去，
就得活活气死媽。”
登云这里开言道，
尊了一声：“我的媽，
无故休妻是非大，
內中情由細詳查。
知道底細她不賢淑，
不知道的笑話媽。”
媽媽聞听更起火，
大叫：“登云小冤家！
分明是小两口子商議妥，
气煞老娘你俩当家。
我看这刀尖日子没法过，
倒不如找个繩子吊死吧。
媽媽說着两脚跳，
倒把登云活吓煞。
口尊：“母亲休生气，
孩儿刻下就休她。
登云无奈提起笔，
好似鋼刀把心挖。
有心休了刘氏女，
又无言錯并語差；

有心不休刘氏女，
又怕違背老迈媽。
罢！罢！罢！好也是写歹也是写，
不过是暫且胡弄过老人家。
上写：登云三頓首，
拜上了岳父岳母二老人家，
自从你女儿她把門过，
她与女婿倒投緣法，
俺夫妻从来也沒紅过臉，
只可惜我娘看不上她。
今日吵来明日鬧，
我母要悬梁上吊杀。
倘若母亲寻自尽，
我們夫妻就該杀。
倒不如叫你女儿回家去，
二老千万解劝她。
不过是多費几石米，
我的妻暂时住几年家。
我母今年六十四，
多說活到八十八，
单等黄金入了柜，
再把賢妻接回家。
刷刷点点写完毕，
假装怒目擲地下，
連叫：“刘氏拿了去，
快快回到你娘家！”
佳人一听心乱跳，
魂飞天外顛打煞，

双膝跪在平川地，
好心的夫主听根芽：
“大开洪恩留下我，
回家怎見爹和媽？
縱然父母还好見，
怎見亲友与庄下？
知我的說我不賢淑，
不知道的閑話发。
奴家死是王門鬼，
再也不能回娘家！
从今后誠心敬意孝順母，
永不違背老人家。
佳人正然苦哀告，
婆婆睜眼咬着牙：
“分明是看上我們是好主，
欺負我儿似木瓜，
离了这村沒有店，
找不着我这样的賢良媽！”
一面說着直声喊，
惊动了三从四德王素花。
正然綉房习針綉，
忽听的上房吵鬧为什么？
插下鋼針盘絨綫，
来到上房听根芽：
我的哥哥气难息，
我的媽媽咬着牙，
仔細留神用目看，
看看哥嫂看看媽，

我的嫂嫂地下跪，
那等光景把人吓煞。
不用人言我知道，
我的娘又是打罵嫂嫂她。
素花急忙开言道，
叫声：“兄长听根芽，
飯不吃来茶不用，
看这光景气难压。
莫非是与娘拌了嘴？
小妹去劝我的媽。”
登云忙把妹妹叫：
“愚兄岂敢惹着媽，
只因为你的嫂嫂不賢淑，
賤人不良把我气煞。
过門来百般活計不会做，
时常欺負我的媽。
这个賤人我不要，
写張休書休回她娘家！”
姑娘聞言发了怔：
“哥哥說話理太差！
世界上婆媳不和却甚广，
也不独我的嫂嫂我的媽。
常言說清官难斷家务事，
誰是誰非不管它。
你本是男儿立志攻書客，
无故休妻理太差。
少在家中多在外，
家中之事不用管它。

用了早飯把学上，
些許小事交奴家。”
說的登云头低下，
王素花回过头来叫声：“媽，
我嫂嫂哪点有了錯？
最不該叫我哥哥休人家！
你跟前也有儿和女，
哪一点儿赶上人家。
若說嫂嫂手头拙，
会描龙会刺凤又会納錦会穿紗。
若說嫂嫂长的丑，
眼前的妇女堆里数着她。
若說嫂嫂爱說話，
她与我說說笑笑不想家。
若說嫂嫂爱把門子串，
不过嬾子大娘两家。
我嫂嫂七出之条哪点犯？
你怎么动不动的休人家？
你只管叫我哥哥休我嫂嫂，
奴嫂嫂有何面目回娘家。
倘若是投河跳井悬梁死，
你試思老刘家不是好惹的槎。
爷們来上三百六，
娘們来上四百八，
剪子抱上一大把，
錐子拿来一大招，
捉住母亲剪子剪，
逮住女儿錐子扎，

然后把咱們送到官衙，
一場日子花干淨，
我哥哥无故休妻得被押。
外人知道必咒罵，
誰不說小姑不賢調唆她媽。
一傳十來十傳百，
聲揚出去找不着好婆家。
久后我要把門過，
找個婆婆也象媽。
一點好氣都不給，
不給吃穿又打又招。
若是也把我休了，
我有啥臉來見媽？
母親想你今年六十四歲，
多說活到八十八，
有一日壽盡歸陰去，
無兒無女可憐煞。
兒為休妻把名污，
女為休嫂不叫回家。
今日里若是不休我嫂嫂，
安然無事咱一家。
媽媽你閑事少管享清福，
要吃什么有什么。
但不知女兒說的是不是？
母親你坐在炕上把心拍打。”
她母親听咧嘴笑，
說：“丫頭今日叫你勸醒媽。
非是你嫂嫂不賢慧，

終日里都是為娘找尋她。
叫你勸到病根上，
從今後再也不能折磨她。
我把那鑰匙都交你嫂嫂，
里里外外要她當家。”
素花聽說心歡喜，
回頭來連叫：“嫂子起來罷！
咱的母親知道錯，
無有不是的老人家。
咱的娘罵了你只當罵我，
打了你担待她是老人家。”
劉氏跪爬多半步，
叩謝回心婆母媽，
叩罷頭來忙站起，
拉住妹妹王素花：
“久后妹妹把門過，
按着四季接你回家。
所要東西任你耍，
妹子你針頭綫腦我打發。”
素花聞听心歡喜：
“嫂嫂不用把閑話發。”
頓時一家和好了，
賢良女勸好婆媳娘兒仨。
這就是登云休妻一段古，
論起來世上女子數着了她。

（據原奉天東都石印局出版的唱本整理）

小 姑 不 賢

天津卫倒有九道河，
調河两岸人家多，
張家男来李家女，
两家門当戶对亲事做得。
姑娘过門有两个多月，
在大門外来了一輛車。
若問来的哪一个，
来的是她娘家的大哥哥。
接他妹妹把家住，
来到大門外边也沒卸車。
手拿着鞭子把門进，
正遇見他妹妹晌午做飯出来抱柴禾。

哥哥說：“我接妹妹把家住，
你是去得去不得？”

姑娘一听落下泪，
出言有語叫：“哥哥，
小妹妹在家多吃两天飯，
老早的給我找个婆婆。

婆母娘厉害非小可，
小姑子作风亚賽閻罗。
一天三遍把我打，
三天九遍折磨我。
这样日子沒法跟他們过，

不如趁早見了閻罗。”

哥哥說：“多年孤柳长成大树，
多年大堤走成了河，
多年高山开成平地，
多年媳妇熬成婆婆。

忍着吧来忍着吧，
忍着你們家里的好过活。”
劝的妹妹上房进，

上房屋里把話說，
尊：“婆母我哥哥接我把家住，
你說我去得去不得？”

婆婆說：“你哥哥老远的来一趟，
只去十天別去多。”

姑娘聞听心欢喜，
跪在地下把头磕：

“你給孩儿十天的限，
孩儿带点什么零碎活？”

婆婆說：“你带三双大鞋两双袜，
单褲单褂全做得，

八斤棉花都要紡細綫，
另外还有五床棉被窩。”

姑娘說：“你給孩儿十天限，
半年也难做完这些活。”

婆婆說：“你願去就跟你哥哥把娘